

呂本中 師友雜志

呂本中 紫微雜說

趙鼎 家訓筆錄

趙鼎 辯誣筆錄

趙鼎 建炎筆錄

趙叔問 肯綮錄

馬永卿 懶真子

全宋筆記

第三編 六

大象出版社

全宋筆記

第三編

六

大象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全宋筆記. 第三編 六/朱易安 傅璇琮等主編.
—鄭州:大象出版社,2008.1
ISBN 978-7-5347-4897-4

I. 全… II. ①朱…②傅… III. 筆記—中國
—宋代—選集 IV. Z429.44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7)第 177749 號

定價	39.00元
印數	2000冊
字數	131千字
開本	640×960 1/16 13.75印張
版次	200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刷	河南第一新華印刷廠
製版	上海杰申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出版發行	鄭州市經七路25號(450002) 大象出版社
整體設計	張勝
責任編輯	郭一凡
特約編輯	陳新
全宋筆記 第三編 六	

顧問 王水照 朱瑞熙 徐規

主編 朱易安 傅璇琮 周常林 戴建國(常務)

編纂委員會 (以姓氏筆劃爲序)

朱易安 李亞娜 周常林 俞鋼 查清華 耿相新

徐時儀 陳新 張劍光 傅璇琮 虞雲國 戴建國

本編執行主編 戴建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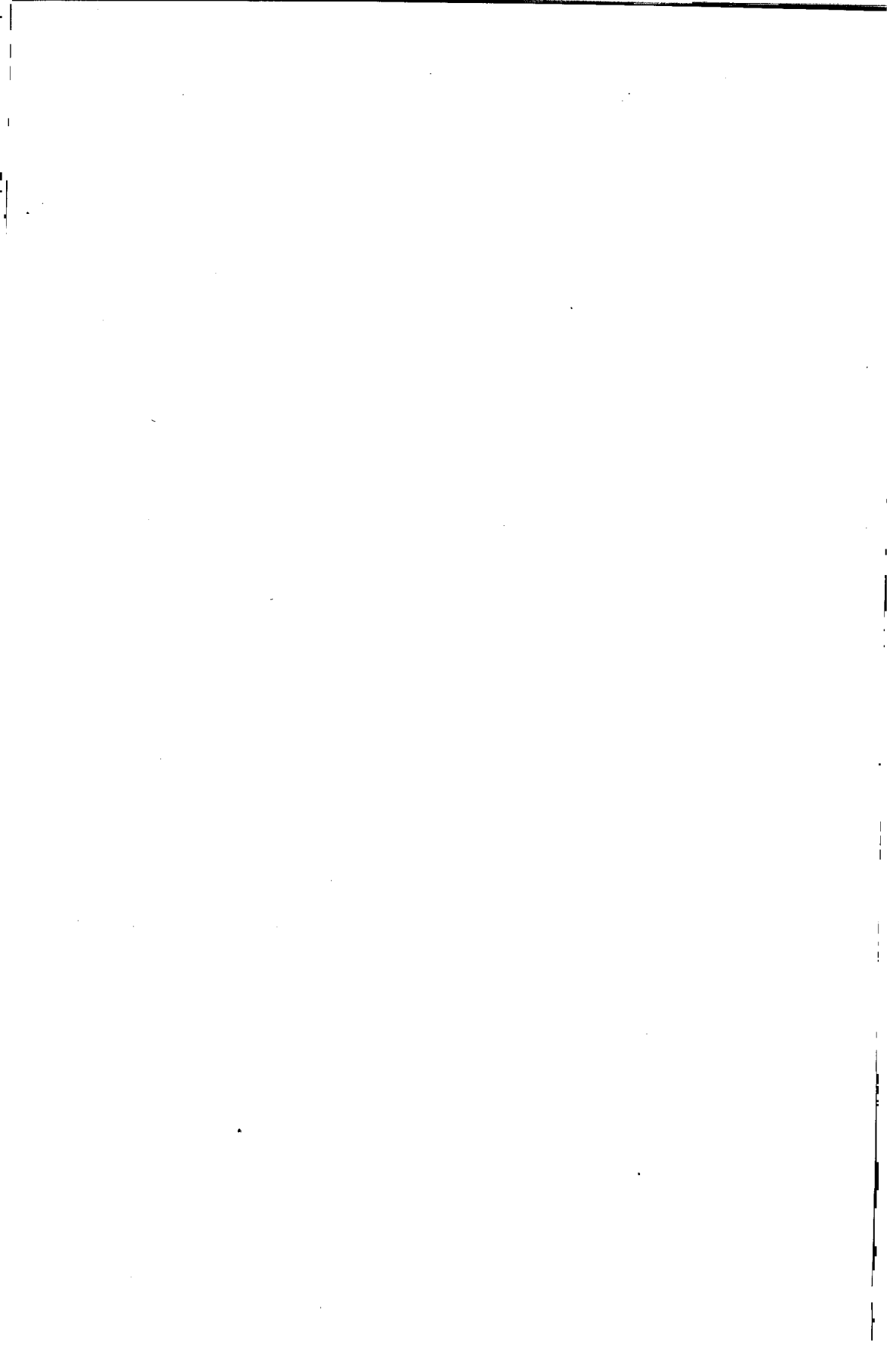
目 錄

師友雜誌	呂本中撰	一
紫微雜說	呂本中撰	二九
家訓筆錄	趙鼎撰	六九
辯誣筆錄	趙鼎撰	七九
建炎筆錄	趙鼎撰	九七
肯綮錄	趙叔問撰	一三一
懶真子	馬永卿撰	一四九

◎ 呂本中撰

師友雜誌

查清華 胡
儉 整理



點校說明

《師友雜志》一卷，宋呂本中撰。呂本中（一〇八四—一一四五）初名大中，字居仁，京師（今河南開封）人。元祐宰相呂公著曾孫，呂希哲孫，父呂好問。以公著遺表恩，授承務郎。紹聖間黨事起，公著追貶，本中坐黜。元符中復官。政和五年（一一一五）調興仁濟陰簿。宣和六年（一一二四）除樞密院編修官。靖康初，遷職方員外郎。紹興六年（一一三六），特賜進士出身，擢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。八年遷中書舍人，又兼權學士院。因中書舍人別稱「紫微」，故時人尊爲紫微先生。因忤秦檜，提舉太平觀。十五年卒於江西上饒，年六十二。

《師友雜志》，《直齋書錄解題》著錄。記師友言行及與之交往事實，嘉言懿行，往往而在。書中多次提及的滎陽公，即祖父呂希哲。此外，有楊時、游酢、尹焞、晁以道、陳瑩中、田元邈、楊應之等數十人，皆一時名士，都與呂本中交游。獲師友之教，終於蔚爲大儒。

這次點校，據《十萬卷樓叢書初編本》爲底本，校以《叢書集成初編本》。

校勘記

師友雜誌

饒節，字德操，謝逸，字無逸，俱臨川人。少皆有志節，相與友善，德操才高，而無逸學博。二人所爲詩文，一時稱重，不能優劣也。德操早去鄉里，至黃州從潘大臨邵老游，後游京師。元符間，客知樞密院曾布子宣家，子宣遇之極厚。上皇既踐阼，稍收用舊人，德操上子宣書，請引用蘇子瞻、黃魯直諸公，不能，即辭去。崇寧初，客宿州，從予父祖游，後往鄧州。滎陽公使之見香嚴智月師，遂悟道祝髮，更名如璧，後游江淮間，與予家數相遇，相親如骨肉也。無逸浮湛里間，雖甚困，然未嘗少屈。汪革信民，少饒、謝數歲，平生敬事二人如親父兄。

汪信民試南省第一，頗收畜時文。無逸同試被黜，問信民用此何爲？曰：「恐登科須作學官，要此用爾。」無逸曰：「前日不免爲此，爲覓官計爾，今尚復爾，是無時而已也。」信民痛自咎責，盡取所畜時文焚之。

夏倪均父，先名侔。少能文樂善，其妻又賢，使均父多從賢士大夫游。饒德操每依均父，如家也。後德操作僧，所度弟子，皆令與均父諸子聯名。

徐俯師川，少豪逸出衆，江西諸人皆從服焉。崇寧初，見予所作詩，大相稱賞，以爲盡

出江西諸人右也。其樂善過實如此。

汪信民初任潭州教授。張舜民芸叟作帥，厚遇信民，且勉之學。時畢漸通判州事，芸叟深薄其人。後信民教授宿州，又師事滎陽公。信民嘗言：「吾平生有意於善，張、呂二公之力也。」又因張六丈薄畢魁，有激發焉。

崇寧初，予家宿州，汪信民爲州教授。黎確介然初登科，依妻家孫氏居。饒德操亦客孫氏，每從予家游。三人者，嘗與予及亡弟揆中由義會課，每旬作雜文一篇，四六表啓一篇，古律詩一篇，旬終會課，不如期者罰錢二百。謝無逸因汪信民獻書滎陽公，致師事之禮，且與予父子交。政和初，無逸至京師省試，嘗寄予書，極相推重，以爲當今之世，主海內文盟者，惟吾弟一人而已。又語外弟趙才仲云：「以居仁詩似老杜、山谷，非也。杜詩自是杜詩，黃詩自是黃詩，居仁詩自是居仁詩也。」

仲姑清源君，嫁蔡氏。長子興宗，字伯世。清源每使之從賢士大夫游，且令尊事予，雖云太過，然使其子爲善，可以爲世法也。元符間，滎陽公謫居和州，楊丈克一，字道子，爲州司法。予家重甥，嘗稱賞予，以爲可教者。其內陳氏，亦呂氏重甥。予謂表姑有文學，嘗供嶽神，用王者冠冕，予時尚幼，以爲非禮。陳姑問何謂非禮？予曰：「五嶽視三公，何爲僭用天子禮也？」又嘗指古婦人畫像，問予孰美？予答曰：「美者自美，吾不知其美；惡者自惡，吾不知其惡。」大相奇重。

予年十八歲，從滎陽公至京師。始與從叔知止聚學，相期甚遠。明年至河朔，外弟趙柎才仲從伯姑華陽君來歸寧。才仲時已文詞成就，曾肇子開稱於滎陽公，以爲能爲古人之文。予見之，因大激發，相與友善。

晁仲之叔用，文元之後，少穎悟絕人。其爲詩文，悉有法度。大觀後，予至京師，始與游，相與如兄弟也。叔用從兄貫之季一，謂之季此，皆能文博學，皆與友善。若說之以道，則予尊事焉。以道弟詠之道，叔用之兄載之伯禹，予皆與之游。大觀、政和間，予客京師，叔用日來相招，如不能往，即再遣人問訊。時劉義仲壯輿在京師守官，亦日相問訊。

文靖丈事晁文元，而晁文莊丈事文靖，諸家事契，無如二家之深。後晁丈說之以道事滎陽公，如親子姪。

晁以道參禪不就，後專爲天台教，自號老法華。

高茂華秀實，於學無所不窺。元符末，爲太學正，罷去不復用，專主慈恩教，求生兜率。

關沼止叔，知見高遠，議論諦當。崇寧間，諸賢比之陳瓘瑩中，而學問加精深焉。

止叔嘗說，近見晁以道說交游賢者不如早死，免得見他改節也。

崇寧初，始聞楊時中立之賢於關沼止叔，久方見之，而獲從游焉。止叔嘗稱楊丈之語，以爲「世人畏死，特以衆人共畏之耳。如使人皆不畏死，則死爲不足畏矣。」止叔以楊

丈實能不畏死也。

熙寧間，滎陽公居申國魯夫人憂而居京師，嘗至洛中省覲。正獻公令滎陽公日講《周易》一卦。後崇寧間，張繹思叔自洛中訪待制叔祖於汝州，留連幾月，亦日講《周易》一卦。

滎陽公由京師至洛中嵩山，見顒禪師。伊川先生說顒之爲人曰：「某嘗見之，方是律僧，禪則未會。」

滎陽公嘗問邵康節先生亦讀佛書否？康節曰：「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。」

滎陽公言：「嘗有言鬼物於伊川先生者，先生云：『君曾親見耶？』」伊川以爲若是人傳，容不足信。若是親見，容是眼病。

潘旻子文，温州人，師事伊川先生，自言有自得處。嘗聞人說鬼怪者，以爲必無此理，以爲疑心生闇鬼，最是要切議論。滎陽公嘗謂：「思慮所有，則必有此理，有此理，則有此物。」

或問尹焞彥明：「死後斷滅不斷滅？」彥明徐謂之曰：「但以祭祀時心觀之。」

汪信民嘗言：「人常咬得菜根，則百事可做。」明安國康侯聞之，擊節歎賞。

往年在重侍下，每夜侍滎陽公與祖母張夫人，極論學問及出世法，至二更方罷，夜夜如此。

滎陽公在京師舊第時，諸位子姪常召來，自教之書，使日有程課。關澮聖功，止叔之兄，樂善不倦，藏書數千卷。嘗榜所居室壁「樂道人之善，惡稱人之惡」，以戒子弟。

高秀實於學問無所不通，至於《內典》疏義悉皆精貫。滎陽公嘗與之論《法華》龍女成佛事。秀實遍舉天台以爲如何，慈恩以爲如何，無不成誦。予因問秀實，何故如此記得？秀實笑云：「且要諸處相難。」

劉丈器之自謂參禪有所得，高秀實不以爲然，劉丈甚不平。關止叔嘗與范純粹德孺論劉器之爲人，德孺云：「只爲蔡新州事大害事。」止叔云：「莫是他見得是如此否？」德孺云：「若事事見得如此，豈不害事耶。」

晁以道自言：少時每自嫌以門蔭得官，以爲不由進士仕進者，如流外雜色，非真是作官也。後既登第，始與李六丈德叟游，德叟諂薄進士得官，卻如某已前薄門蔭時也。自此始知登科不足爲美。其後遍親師友，粗有立者，皆李六丈德叟激發所致。德叟，名秉彝，公擇弟子，商老之父也。

晁以道篤於親戚故舊，及有牽聯之親，一日之雅，皆委曲敦敘從生，從而化者甚衆。以道，盛文肅家外甥，洪炎玉父祖母文城君亦盛氏甥，以道於玉父爲尊行。一日，同會京師，玉父未及見以道，邂逅僧寺中。玉父謂以道曰：「公丈行也，前此未得一見。」以道遽折之曰：「某自是公表叔，何丈行之有？」玉父再三謝之曰：「是表叔、是表叔，但某未曾

敢敘致爾。」以此知游學之士，須經中原先達鈐椎，方能有成也。

劉義仲壯興嘗言：「尋常交游，有自然輩行，有相去二三十歲卻成兄弟行者，有校一兩歲卻成丈姪行者，不以年歲貴賤。如劉原父與申公，便自是兄弟行，貢父便是父子行也。」

伊川先生嘗說：「司馬君實、邵堯夫皆未嘗學，但其資稟自過人耳。」政和間，李峻民師客游京師，有書策，記前輩議論。邵伯溫子文，康節子也。訪民師不遇，几案間見此策，即以數十百言辨康節非不學也，書於策後。民師亦高節士，長年不復爲科舉學，躬耕楚州之寶應縣村中，無妻子，與唐充之諸人交。

唐廣仁，字充之，北京人。馬涓榜登科，誠實篤厚。陳瑩中、鄒志完諸公深喜之。後以上書邪等黜廢，居楚州寶應。監蘇州酒務，忤朱冲盛章失官。劉器之以爲太直，卒以直不用死。充之練達時務，如役法、茶鹽法及民間利害，皆編類成書，本末分明，毫髮不遺。時張裕益中亦以上書被罪，居寶應。往來賢士大夫經由寶應者，皆從兩人游。益中，畢漸榜登科，大觀末，復從人辟云。

邵子文云：「先人非是毀佛，但欲崇立孔氏之道爾。」

馬涓巨濟，元祐間廷試第一，元符庚辰年，除監察御史，崇寧以後，遂廢不用。巨濟學問浩博，於書無所不窺，而與人甚和，不問彼此，劉器之頗以此非之。政和間，予從之游甚

久。器之以爲巨濟多預南京貴人飲會，甚不喜。滎陽公以器之責人太甚。

游酢定夫、楊時中立，俱建州人。謝良佐顯道，蔡州人。同時師事二程，定夫後更爲禪學。大觀間，本中嘗以書問之云：「儒者之道，以爲父子、君臣、夫婦、朋友、兄弟，順此五者，則可以至於聖人。佛者之道，則去此，然後可以至於聖人。吾丈既從二程先生學，後又從諸禪老游，則二者之論，必無滯闕。敢問所以不同何也？」游丈答書云：「佛書所說，世儒亦未嘗深考。往年嘗見伊川先生云：『吾之所攻者，迹也。然迹安所自出哉。要之此事須親到此地，方能辨其同異，不然，難以口舌爭也。』」

游定夫嘗言：「前輩先生往往不曾看佛書，故詆之如此之甚。其所以破佛者，乃佛書自不以爲然者也。」

定夫崇寧間居和州，見本覺長老，實有所得。覺老，長蘆夫禪師門人。

謝顯道任江州判官，見叔祖待制，問禪學之要。

顯道後至洛中，伊川先生問尹焞彥明曰：「曾見謝良佐否？」彥明曰：「常相見。」先生云：「第更往。」彥明即再往見，既回見先生，先生問「如何」？彥明云：「謝良佐今次說話別。」先生領之。

王直方立之，京師人。自少游前輩諸公間，諸公皆稱之。崇寧間病廢。予初未識也，立之盡以平生書籍、圖畫，散之故人、朋友，予亦得數種。託楊符信祖附來寄予書，書不成

字矣。書中但言：「劉玄德生兒不象賢。」又云：「自想蔡邕身已老，更將書籍付何人？」蓋歎其子不能繼紹也。立之先未病時，上滎陽公書，書詞奇偉，並雜文詩兩軸，喪亂失之。予嘗答立之書。晁以道京師適見之，極相稱賞。但言：「不合說得佛學太多。」

晁以道，大觀間赴明州船場，來真州見滎陽公。語予云：「今次見侍講，說話更別，亦都不說佛學，其過人遠矣。」

大觀初，趙丈仲長、晁丈以道與夏侯節夫、夏均父、汪信民同在京師，每出入多聯騎同往。趙丈最長，先行，信民時最幼，後行。信民調官，歸過符離，自以得預京師諸賢出入爲榮。

大觀間，東萊公迎侍赴真州船場，過楚州。汪信民爲教官，洪玉父迎其祖母文城君赴官潁州。信民、玉父與予會飲舟中，甚樂。玉父戲信民云：「某是范淳夫知舉時過省，可以無愧。信民乃林希知舉時作省魁，不得不慙於某也。」別後，玉父有寄予與信民四言詩。

謝邁幼槃，無逸從弟，與予相聞甚久，而未相識。大觀間，幼槃下第歸臨川，始見之符離。嘗讀予詩，作詩所以推重甚至。

游定夫嘗寄予書云：「文靖、正獻，專以人物爲己任，薦士報國，爲世大法。侍講與朝散，世濟其美，居仁實似之。此酢所以傾心也。」朝散謂東萊公也。

叔巽叔嘗自言：「每見世父，大有進益，亦不能語人也。」世父，滎陽公也。

崇寧中，叔巽來省滎陽公於符離。有故人遇之甚薄，及欲行，來召飯，叔巽欲往。人或止之曰：「此人相待如此之薄，何必赴飯？」叔巽曰：「不欲與人生睚眦之怨。」

劉器之自言：常作書簡，多起藁草及不作草字，以戒苟且。

張繹，字思叔，西京壽安縣人。家甚微，年長未知讀書，爲人傭作。一日，見縣官出入，傳呼道路，思叔頗羨慕之，問人「何以得如此」？或告之曰：「此讀書所致耳。」思叔始發憤，從人授學，執勞苦之役。教者憐其志，頗勸勉之。後頗能文，入縣學、府學，被薦以科舉之學不足爲也，因至僧寺見道楷禪師，悅其道，有祝髮從之之意。時周行己恭叔官洛中，思叔亦從之。恭叔謂之曰：「子它日程先生歸，可從之學，無爲空祝髮也。」及伊川先生歸自涪陵，思叔始往從學。時學者甚衆，先生獨許思叔。因讀《孟子》「志士不忘在溝壑，勇士不忘喪其元」，始有自得處。更窮理造微，少能及之者矣。

尹焞，字彥明，與張思叔同時師事伊川先生。思叔以高識，彥明以篤行，俱爲先生所稱。先生沒，思叔亦病死，彥明窮居教學，未嘗少自貶屈。常以先生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爲本，彥明獨能力行之。

彥明嘗言：先生教人，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。若用此理，則百事不敢輕爲、不敢妄作、不愧屋漏矣。習之既久，自然有所得也。因說往年先生自涪陵歸，日日見之。一日，